



# Accuracy of Death

## 死神的精确度

〔日〕伊坂 幸太郎 著

Kotaro Isaka

星野空 译

与选定的对象共度七天，然后决定是执行，还是放生  
六个身份不同的将死之人，与死神最后的人生留影……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神的精确度 / (日) 伊坂幸太郎著; 星野空译. —北

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8. 11

ISBN 978-7-5090-0435-7

I. 死... II. ①伊... ②星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
IV. I313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8467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09-1203号

死神的精确度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年6月出版

Original Japanese title: SHINIGAMI NO SEIDO

Copyright © 2005 Kotaro Isaka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.,  
through Owls Agency Inc., Tokyo.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---

书名: 死神的精确度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 (100860)

网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04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(010) 83908408 (010) 83908409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11. 25

字数: 125千字

版次: 2009年6月第1版

印次: 2009年6月第1次

书号: ISBN 978-7-5090-0435-7

定价: 30. 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

*Accuracy of Death*  
死神的精确度

伊坂 幸太郎 著

Kotaro Isaka

星野空 译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## 目录

## Contents

- 3 死神的精确度
- 47 死神与藤田
- 96 暴风雪中的死神
- 157 死神与恋爱
- 216 旅途中的死神
- 297 死神vs老姬
  
- 354 解说
- 358 伊坂幸太郎创作年表

死神的精确度

# 1

“我对头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”很久以前剃头店老板曾这么对我说，“不就是拿剪刀剪客人的头发吗？从早上开门到晚上关门，不停地喀嚓喀嚓。虽然看见客人的发型被自己打理得清爽整齐是蛮有成就感啦，但并不表示我就会喜欢头发这玩意儿。”

他在五天后就因被杀人狂刺中腹部而亡。当然，在说那番话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料到自己死期将近，所以他的声音是快活的、充满活力的。

我问他：“那你为什么会干剃头这行？”他苦笑着回答：“工作嘛。”

这话还真合我意——夸张点说，这话真符合我的哲学。

我对人类的死亡没什么兴趣。不管是年轻总统在时速11英里的游行专用车上遭狙击，或是哪里的少年和爱犬一起冻死在鲁本斯<sup>①</sup>的画前都跟我没关系。

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提到的那位剃头店老板也曾经说过他“怕死”。我于是问他：“你记得出生之前的事情吗？出生之前，你觉得恐怖吗？感到痛苦吗？”

“没。”

然后我说：“所谓死亡，无非就是回到出生前的状态而已，既不恐怖，也不痛苦。”

人类的死亡毫无意义，分文不值。也就是说，反过来想所有人的死都是等值的。所以什么人什么时候死，对我而言都无所谓——话虽如此，我今天还是要为了确认人类的死亡而特地跑一趟。

你问为什么？工作嘛。就像剃头店老板说的那样。

我站在一栋大楼前，这是某电机制造商的办公楼，坐落在距离车站约百米的地方，20层楼高，一面墙闪着光，映照出对面的天桥及楼内的紧急通道。我站在正门外的拐角处，百无聊赖地甩着折起的伞。

头顶上的云黑压压的，层层叠叠，让人联想起壮硕的肌肉。天空飘着雨，雨势虽然不大，却仿佛永远不会停止般

注①：Peter Paul Rubens (1577-1640)，佛兰德斯画家，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，主要作品有《竖起十字架》和《玛丽·德·美第奇生平》等。

连绵不绝。

我工作的时候天公总是不作美。原本我还以为，因为“处理死亡的工作”才必定伴随坏天气，但其他同事好像倒没有这种情况，所以可能纯属巧合。我从来没见过晴天，当我这么说的时侯，不要说是人类，就连同事都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可事实就是事实。

看看手表，18点已经过了30分钟。根据情报部发给的时间表，目标应该快出现了。才这么想，就看见她从自动门里出来了，我立刻跟上去。

她撑着把透明的塑料伞，看上去并不怎么醒目。她相当高，也不像囤积了过多脂肪的样子，但值得赞美的也就这些了。她走路时背向前躬着，垂着头，双腿呈O型，比一般22岁的人要显得老气。乌黑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，给人郁郁寡欢的印象，更重要的是，一种可说是疲劳感、或说是悲壮感的、像是无精打采的影子一样的东西贴住了她额头到脖颈的部分。使她看起来像是包裹在一层阴暗的铅灰色之中的原因，恐怕并不仅仅是这打湿地面的雨。

也不是说化了妆就会好一点，而是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要装扮自己的想法，就连身上穿着的套装也不是有什么档次的货色。

我迈着大步跟在她身后。给我的指示是这样的：前方大约20米处有一个地铁入口，在那里接触即可。

快点解决就好了，我每次都会这么想。该做的做，不



该做的不做，这就是我的行事作风。

## 2

我来到地铁的楼梯口，站在有屋檐的地方处收起伞，收起之前用力甩了两三下，甩得水珠四溅，沾着的泥顺势飞到站在我身前的她的背上。

“啊！”我惊呼，这泥比我预计中的还要大许多。

她回过头，一脸警惕地看着我。我低头道歉：“真对不起！泥溅到你身上了……”

她使劲转过头，不讲究地拉过身上的套裙找泥点。当她发现驼色面料上沾了一块大小为500日元硬币的泥土后，再一次用充满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。

看起来又像是很生气，不，她当然有生气的权利，但她更像是已经气得不知所措。见她似乎打算就这样沿着楼梯往下走，我赶紧上前挡住她的去路。

“请等一下，洗衣费我出。”我提议。

虽然并没有仔细确认过。但我这次的外形，对年轻女子来说应该是魅力十足的。情报部对我这次扮演的角色是这么说明的：20岁出头的男青年，很帅，就像时尚杂志上的男模特。每一次，他们都会根据调查所得来的情报决定我们的外形以及年龄，使我们能更加顺利地开展工作。

所以我的样子不太可能令她心生厌恶，大概是突然提到钱的事情让她觉得有点唐突。

她当即说了句什么，能猜到是“没关系”或者“不用了”之类的内容，可她的声音实在太轻，又含在嘴里，听不清楚。

“等一下！”我不禁反射性地想拽住她的手，好在赶紧抽了回来。

我忘记戴手套了。我们不可以赤手直接接触人类的身体。一旦赤手碰触，人类就会立刻晕厥或怎么样，麻烦得很，所以除紧急情况以外，我们严禁与人有直接接触。这是规定。违者会被强制进行一定时期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教育。

在我看来，这种微不足道的违规就跟人类乱扔烟蒂或者乱穿马路差不多，没什么好一一纠正的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，因为虽然心有抗拒，但同时却也认定应该遵循必须遵守的规定。

“这衣服看上去很高档，被我弄脏了可不行。”我

说。

“看上去很高档？一共也就一万日圆而已。”她终于正常了点，“你在讽刺我吗？”

“但看上去并不像便宜货啊。”其实是一目了然。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更不好了，现在合算的套装很难买到不是？”

“别管它了，只弄脏了这么点。”她的声音有些低落，“如今就算是沾到一两点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。”

是的，你的人生不会因为沾了多少泥而改变，反正你一星期以后就要死了。我暗想，没说出口。

“别这么说。这样吧，作为道歉，我请你吃饭如何？”

“啊？”她的反应明确告诉我，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。

“我知道有一家餐厅不错，但是一个人去有点尴尬，如果你能陪我去就好了。”

她拿眼睛瞪着我。大概是起了戒心了。人类实在是疑心病很重的动物，就怕自己被当成傻瓜，却又很容易上当，真是无可救药，这是我一贯的看法——当然，也没什么好救的。

“你的同伙呢？他们躲在哪儿？”她话中带刺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们肯定躲在什么地方偷笑吧，你们不就是想看看

调戏我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不就是想寻我开心吗？”她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在说话，反倒更像是在念经。

“调戏？”我无言以对。

“我虽然看上去没什么魅力，可也从来没给谁添过麻烦，请不要来招惹我！”说着她就要往前走，我轻率地赤手搭住了她的肩膀——完蛋了！说时迟那时快，她一扭头朝这边看，就好像看见死神般，不，她看见的就是死神，总之她脸色刷白，当场坐倒在地上。

犯规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我只祈祷没被别的同事看见。我从口袋里拿出手套戴在两只手上，将瘫坐在地上

的她抱起。

### 3

“你真的不是在作弄我？”她坐在我对面，依旧半信半疑。

由于她的声音实在难以听清楚，我不得不凑近去听。现在我们在一家俄罗斯餐厅，我把晕厥的她弄醒后，趁她意识还恍惚的时候把她半拉半拽地带到了这里。

“真的不是耍你，我只是想表达歉意而已。”

“哦。”她的表情不再僵硬，红晕爬上了她的脸颊。

“刚才你突然晕倒，吓了我一跳。”我当然不可能跟她解释说是因为我没戴手套碰到你造成的。一旦，被我们光着手碰到，人类就还会减寿一年，不过反正她近期就要死亡的概率相当高，应该没什么影响。

“我也是第一次这样，我身体还是挺好的。”

你就不能把话说得清楚点吗？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。阴沉的语调，不仅让说话者本人，更让听的人败兴。

她继续很小声地问我：“那个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姓千叶。”我应道。被送来工作的我们都有着自己固定的姓名，每一个都取自镇名或城市名，每一次的外表、年龄都会不同，但唯有名字不变，可以说是方便管理的代号吧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藤木一惠。”她解释，“一个的一，恩惠的惠。据说是我爸妈希望我能蒙上天恩赐至少一项才能，就取了这个名字。很好笑吧？”

“好笑？”

“他们肯定没想到女儿长大后竟然一个优点都没有。”与其说她是想要博取我的同情，还不如说她只是单纯地感慨自己的境遇，因而忿忿不平。她夹了一口蛋菜下去后，嘟囔了一句：“我长得太难看了。”

“难看？”我一时真的没领会过来，于是眯起眼睛，拉远了距离看着她说，“不会，很容易看到，不是很难看啊。”

她当场笑出声来，一张脸仿佛平生头一回受到聚光灯的青睐一般，亮了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。

“不是那个意思，是说我不漂亮。”

“哦。”我无法即刻否定她的话。的确，她不漂亮。

她问我年龄，我告诉她“22岁”——是情报部故意设定成同龄的。

“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稳重多了。”

“我一直被人这么说。”这是事实。同事们也经常会说我“沉着”啦“冷静”啦之类的。我只是不喜欢瞎闹腾，也不擅长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这样的性格据说叫做特立独行。

接着她开始聊自己工作单位的事，虽然声音依旧小得几乎听不到，但至少舌头变灵活了。与其说是她慢慢打开了心扉，不如说是她猛灌了啤酒的结果。

她说她是在一家大型机电设备制造公司总部工作。

“一流企业呀，真厉害。”我努力表示出羡慕。

“但是，是处理投诉事件啊。”她皱起了眉头，一张脸越发显得不可爱了，“我被安排在投诉处理部门，那可是谁都不乐意干的工作。”

“投诉处理？”

“就是接听客人的电话。最初打进来都是另外的客服人员接的，但如果对方态度恶劣，就会把电话转到我这里来，我等于就是专门应付胡搅蛮缠的客人的。”

“那可真郁闷。”

“是啊。”她耸拉着肩，毫无生气地点着头，“真的很郁闷。全都是来发牢骚的，要么破口大骂，要么就唠唠叨叨嘲讽个不休或者干脆威胁你，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



人，简直要抓狂了。”

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我几乎要在心里鼓掌了，于是若无其事地引诱道：“每一天都过得很痛苦？”

“不，”她摇头，“是每一天都过得痛苦不堪。”

“有那么痛苦？”

“别看我现在这样，其实我接电话的时候都是用非常明快的声音跟客人交流的，因为觉得是亏欠了人家的。可老是被责骂，情绪变得很低落。”

她的声音，就如同浑浊泥沼上的气泡破裂声，又轻又阴郁，尽管她告诉我说她在讲电话的时候会发出明快的声音，可我一时真的是想象不出来那会是什么样子。

“最近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客人找上门来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竟然特地指名让我接电话，对我发牢骚！”

“指名？”

“嗯，投诉处理部门共有五个女职工，电话一般是随机转的，但那个人却指名道姓要我接听。”

“真是过分。”这种有跟踪狂倾向的投诉者真是没品。

“实在是太过分了。”她垂下了脑袋，翻起呆滞的双眼望着我，无力地挤出一丝微笑，“还不如死掉算了。”

我几乎是要脱口而出了：“你的愿望会实现的。”